

《現觀莊嚴論》 第二講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重溫一溫它，然後繼續。全本論呢分為三部份。我們看第一頁，第五，第一頁，它這個序品，序品的第一行，「釋此分三」，解釋這本《現觀莊嚴論》，分三…三重的三門，來解釋它。就是甲一、甲二、甲三、三門，甲一，是「論前義」，即是序，甲二，是「論正義」，即是正宗，甲三，「論後義」，約略似中國的流通分，相似啊！那就分三部份，就甲一、甲二、甲三，甲一當中，又分做兩段，即是分做乙一、乙二。乙一就是「釋論題」，它下文那裡解釋一個《現觀莊嚴般若波羅密多教授論》，解釋這個…這個論題。你自己翻溫吧。乙二呢，就「解敬禮」，就解釋那個解釋《現觀莊嚴論》的法師。當他解釋這本書的時候呢……敬禮佛、菩薩，這個「敬禮」就是解作《現觀莊嚴論》的注釋的那位法師的敬禮。下面另外，彌勒菩薩敬禮。

以上就是甲一，那甲二，就是論的正義。法尊法師的譯文，它上文呢就說論，論的正義，現在這裡就改做：「釋正論」即是這處的文字參差，前後不一致，就令那些學人讀了它呢，當然他會讀得懂，但令他的腦筋煩了別人的腦筋。那這…這種如此的名義不統一譯法，不太好，法尊法師，一樣犯了我剛才所說那種毛病。他文字不好，比不上鳩摩羅什、玄奘那些，他，道理他懂很多。那就是他一個缺點。玄奘法師呢他兩方面都做到，一方面道理又懂，一方面他的文章亦流暢、清楚。法尊法師，就欠缺那東西，道理他知，但文章不好，就是這樣。甲二就「論正義」，即正宗分，正宗分裡又分三。乙一，正申敬禮，兼明造論者的志願。

即在這裡呢！彌勒菩薩向佛菩薩和般若敬禮，彌勒菩薩申敬，和說明他造論，造

這個現觀莊嚴頌的志願。那乙二，就為樂廣者分別廣說，人有兩種，一種歡喜詳細。

「樂廣」，廣即詳細，另外有種人歡喜簡略的。他現在乙二，就為那些樂廣的人…分別，即是跟樂略的分開，來詳細說明，然後乙三，就為那些樂略者更說、略義。現在是金初，即是什麼？正申敬禮兼明造者之志願，看這裡：「求寂聲聞由徧智」。那些小乘的聲聞由徧智，那些徧智呢，（引導令趣最寂滅）就會引導他，令他趣入涅槃、無餘涅槃，趣向寂滅。那「諸」……這處一句就敬禮那聲聞的徧和聲聞的徧智，「徧智」即一切智。那「諸樂饒益眾生者，道智令成世間利」，表示敬禮那些菩薩和菩薩的道相智，這個所有的……其次呢，那些歡喜，有志願的，利益那些眾生，廣做利他的事的大乘眾生。

他們這些就要用道相智，令他做成世間的利益。（「諸佛由具」……）那上面兩句就敬禮菩薩的道相智，敬禮菩薩和菩薩的道相智，「諸佛由具種相智，宣此種種眾相法」一句。他說，佛所有的一切相智，諸佛由於他具有「一切相智」，因為「一切相智」的舊譯，鳩摩羅什就譯成「一切種智」。那他要把「一切相」砌合它，砌合成七個字一句。所以他便把「一切相」譯成「種相」，「種」字者，即「種種」的意思，「種相智」。諸佛因為有一切相智，所以他能夠宣說種種不同種類，種相即是不同種類，「種種眾相法」即種種不同種類的法，這處三種智，對吧？那現在呢！「具為聲聞、菩薩、佛，四聖眾母（我敬禮）」。他說般若波羅密就是「具為」，具者，即是齊齊地。般若波羅密是分開三種智。

那般若波羅密裡面那些的一切智，是聲聞所有。那般若波羅密，就聲聞的母親。如果沒有般若，即一切智也沒有。那他便沒辦法證得波羅密。那些菩薩如果想成佛，

就一定要有道相智，而道相智是般若波羅密的一部份，所以道相智，就是菩薩的母親，也即是般若波羅密是菩薩之母。菩薩之所以得成菩薩，是由般若波羅密產生的。還有，佛之所以成為佛，是因為他有一切相智，而一切相智是般若波羅密的一部份。那如果沒有般若波羅密，便沒有佛。所以佛也是由般若產生的。所以般若是佛的母。那般若波羅密是聲聞的母，菩薩的母和佛的母。那只有三聖而已，何來四聖？還有獨覺。那聲聞也包含獨覺，是四種聖人的母親，那般若，它既然是這些聖人的母親，所以我敬禮，敬禮般若波羅密。這個敬禮是彌勒菩薩敬禮般若的。

以上就是乙一，對吧？乙二：「為樂廣者分別廣說」，為那些歡喜詳細道理的人，把般若波羅密多的內容，逐點逐點分別來說明。「為樂廣者分別廣說」，又分三：丙一，論所為義，彌勒菩薩做了這《現觀莊嚴論》所為的目標，所為的目標，然後丙二（全論總義）。全論整本《現觀莊嚴論》的總合義理，然後丙三，「全論文義」，把《大般若經》裡，廣、中、略三部份的般若的文字裡所說的義理，解釋你聽，把那些重要義理解釋你聽，文義，大家學過天台宗未？亦聽過顯明法師講天台宗的「四教儀」之類？天台宗最緊要的三大部：一部，「法華玄義釋籤」、一部，「法華文句」、一部，「摩訶止觀」。

「法華玄義釋籤」就解釋天台宗一宗的總義，「法華文句」就主要解釋文義，「摩訶止觀」教你實踐、修行的辦法，所以一宗之所以成立，都是一定有他們所拿出的方法，有方法論，沒有方法論？…宗宗也有，是華嚴宗比較…實踐的方法少些，說理他就說得最妙。那麼多宗中，華嚴宗說得妙就最妙。但實踐的方法最少，它沒有什麼實踐方法，沒有實際教你如何修止觀，沒有，間中點點滴滴地說，淨土宗則直說，

只說方法，都懶得跟你說理論，密宗亦一樣主要說方法，律宗教你如何持戒律，又係，又有理論，「為什麼要這樣」等等，它有它的理論。

俱舍宗，有辦法、有理論，唯識宗，有理論、有辦法，唯識宗的止觀很講究啊！和你們受菩薩的菩薩戒的來源，就是從唯識宗出來。天台宗有辦法，三論宗的理論又是高，辦法有，有辦法，有辦法，但沒天台宗的那麼詳細。所以，他的理論高，但實踐的辦法，沒有獨立的實踐辦法。所以學三論宗的人，中國人，三論宗的人，到晚年會走回天台宗。三論宗的那位吉藏法師，晚年則走入《法華經》說天台宗，與天台宗接近。早年吉藏法師很凌厲的，好像印順法師的早年一樣，很凌厲，充滿戰鬥性，吉藏法師早年。印順法師，現在你覺得他很溫馴的，早年他可是充滿戰鬥性的，好像，好像撩打架的…撩打架…他的文章。好。我們繼續看。

現在我們看丙一，論所為的義。為什麼彌勒菩薩要做《現觀莊嚴論》呢？就解釋了，「大師於此說，一切相智道」。三智，般若裡有三智，三智中最重要就是一切相智。他答：「大師」即釋迦牟尼，釋迦牟尼大師於此般若經裡，說一切相智的道。他說，釋迦佛所說的一切相智道，（非餘所能領）並非一般人所能容易了解，唯有一種菩薩會了解，哪種菩薩呢？那就是於十法行性的經義，能夠住正念的那種菩薩，於十法，後文已講了十法，對於把十法來解釋你聽的那種經義。所以「於十法行性」的「性」字後不應該有一撇，於十法行性……能夠說……

對於十法行性能夠說明的那種經的義，（經義住正念）對於那種經的義能夠住正念，「住正念」即好好地了解，清楚地了解……（聰慧者能見）那種菩薩。這種菩薩

就具慧的菩薩，具有智慧、具有聰明智慧，「者」那些，即有這種菩薩根性的人。他說，這種人就能見、能夠了解，但這種菩薩種性人的，他能夠了解而已，未必現在能立即了解，所以彌勒菩薩便造一個論，來開示他，（「為令」……）「具慧者能見」一句，「為令易解故，是造論所為」。彌勒菩薩為了令那種有菩薩根性的聰明人，容易了解《大般若經》的道理，那這一點，便是彌勒菩薩造這本《現觀莊嚴論》所為的目標，是為了這樣，而去造《現觀莊嚴論》的。以上就是論所為的義。

丙二，全論的總義。這樣複一複，會否好一點？把你以前讀過的重新抽起來。丙三，全論的文義，全論的總義又分二。丁一，「略標論體」，簡略地標，「標」即舉，你讀佛經的科文字解裡有「標」什麼、「標」什麼的，「標」即是舉，「標舉」、「舉出」。論體，即全本論的中心思想，全本論的重要內容，即是要旨、內容，內容的要旨，內容的要旨叫作「論體」。丁二，是「隨標廣釋」，「隨」即「跟著」，跟著丁一所標舉出來的論體，而作詳細的解釋。現在，丁一先，初又分二。丁一又分為兩點，分為戊一和戊二。

戊一「標能所釋」，「標」即「舉」也，舉出能釋的論的內容有些什麼東西。所解釋的般若，所解釋的般若，即指出所解釋的般若是什麼，是什麼東西，標出能釋和所釋兩樣。然後戊二，「標能釋數」，舉出那個能解釋般若，用來解釋般若的文義有幾多點，標出能釋的論，能解釋，解釋般若的那幾點文義和所釋的是什麼。「般若波羅密」這就是「所釋」，指《大般若經》內的廣、中，略三部般若，「以八事正說」這個是解「能釋」。我現在能解釋這般若波羅密的《現觀莊嚴論》，是用八樣東西來解釋。即分八方面來解釋，從八點來說明它，正確地說明，就是「正說」。

戊二，「標能釋數」，上文說到，能夠解釋般若的這本《現觀莊嚴論》，是從八方面去解釋，是哪八方面呢？說明它的數目和名稱，能釋的《現觀莊嚴論》是從八方面去解釋般若，即若你了解這八方面，便能了解般若的內容，「徧相智、道智」「徧相智」即一切相智，「徧」即「一切」，這是第一種，「道智」即「道相智」，是第二種。「次一切智性」，「次」即「跟著」…一切智，「性」是什麼？它只是用來拼夠五個文字而已，即是「徧相智性」、「道相智性」，「一切智性」的意思。那就三種。第四種是「一切相現觀」，能令你圓滿得到一切相智的，你修行時所有的現量智，現觀，不是理論的，是實踐、體驗到的現觀，現觀即現量，用現量實際體驗到的，不是用理論講的，不是靠邏輯推論，現觀…現觀即現證，明白嗎？現觀者即現證。

「圓滿」即修行，修一個…你想得一切相智，不是憑空就可以得，一定要加功去實行，「加行」即實踐，加功修行的意思，加行。（圓滿）證一切相智加行，「證」即親歷其境，得到一切相智，你想親歷其境那般體驗，得到一切相智，你要加行，這種加行，加行到圓滿，你便能得到一切相智。這個能夠圓滿證得一切相智的那些加行，就是第四種。「一切相現觀」。這種加行不是理論，而是現觀。第四，「至頂」，頂加行，「頂加行」，即是向上，加行的時候是這樣做的，修行，（及漸次）初初是「漸次」的，修行時，慢慢…慢慢，慢慢地…慢慢地。

例如我們修空觀時，逐漸空，先空內心，後空外邊，最後內外一起空，一樣地觀，逐樣逐樣觀，都是漸次的，不是頓的。但你的心漸次…例如你修空觀，漸次修

下，天天修…天天修，修的時候漸次修，當你修到純熟時。你會有一天，將來你必有這一天，突然間好似大地平沉那樣，那種境界出現，那時將近由漸次走入那種大地平沉的境界，會好像向上衝的，頂，「頂加行」，修這種「頂加行」，便會令你將來有一天突然間豁然貫通一般，頂加行，所以如果你想真正了解般若，便照這樣修行。如果你重讀禪宗那些…求其、隨便說的，你重讀時……你會掩嘴笑。

當然禪宗那些好好的，值得我們佩服，但十居九都是狂禪，禪宗…狂禪，哪種人專喜用禪宗來做招牌呢？不學無術、經歷不得、文字不識，理論又不清楚的人，那些人為了取得別人得利養恭敬，「我們禪宗，我們的頓教法門」。這種人我們稱作「狂禪」，不可救藥的，「咁你批評禪宗！」不是不好，經教又懂，理論亦貫通，又有力量可讀經的，你學禪宗能把你的執著洗淨，就一流。但那些什麼都不懂的掛著禪宗招牌來騙人的。他們要下地獄，這種必下地獄的，好，那種叫「頂現觀」，「至頂現觀」又名「頂現觀」，「及漸次現觀」，「頂現觀」亦稱作「頂加行」。

他修行時是用現觀的，不是好像因明那般，只講推理，「漸次加行」即逐點逐點修行，「剎那證菩提」加行，漸次加行、頂加行，一級一級地修呢！「頂加行」就是未成佛之前，或者見道之前，逐點逐點修，每到一點，修得差不多，突然就會豁然貫通，豁然貫通後，又漸次修、漸次修，修到某時候，又會有一種新境界，又好似突然貫通的，那種頂加行，就是這般修。漸次加行和頂加行要互相為用才可以，在最後的頂加行，會突然成佛。一切相智出現，那種叫做「剎那證菩提」，一剎那之間，那個一切相智出現。證菩提後，三身具備，「法身」，佛果，（及法身為八）共有八種，是嗎？舉了能釋數了，即戊一、戊二，都讀了。

丁一、丁二，丁一我們讀了。那現在開始丁二。丁二：「隨標廣釋」，隨著上文所標的八樣東西，即徧相智、道智等的八樣東西，跟著把所標出的八樣東西，八樣東西作詳細解釋。丁二，「隨標廣釋」，隨標廣釋又分三部份來說。戊一「廣釋三智體」。把八種東西之中前三樣，那三種智解釋。戊二「廣釋四種加行體」。八樣之中，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的四種加行。戊三「廣釋法身體」，成佛之後，得到法身的時候的狀況是如何？共八種。八種將它分成三組去解釋。現在先讀第一組，「初明一切相智」。戊一裡面是解釋三智，三智第一種最重要的，是一切相智。所謂佛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就是這件東西，不過三智的本質。不是語言所能講的，那有甚麼辦法呢？

記住，我再重新提你們，宇宙間的一切事物，不論世間法或出世間法，不外「體」與「用」，「體」是實質，「用」是實質上所有的功用。例如：這件石頭，這種石，這種鈣質是實質，造成這件石頭，重的，堅硬的。這是「用」。這些性質是用，「用」有兩種，一種是甚麼？相狀的用。一種是甚麼？是作用。相用，相狀的用，相狀都是用。作用，有甚麼作用。例如：蔗汁有潤喉之用；水有解渴之用。相狀即形狀，有紅色或黃色、方形、圓形，都是「用」。凡有形有象便叫做「用」，「體」是我們看不到的。你不要這麼傻，那些沒學過哲學的人，甚至只學簡單哲學而不深入的人。若你問他們：「這件東西以什麼為體」？他們必答：「以鈣質、石頭質為體」。你再問：「你看不看見它的體呢」？他必定會答見到，「見到呀，這便是體。」他就是傻。

你如何看到？「體」是見不到的，為什麼？因為他會說：「它的體便是綠色！」綠色是「用」而已，是嗎？相狀來嗎！見來見去都是「用」，摸上去感覺硬硬的，這也是「用」。它的用途可以用來壓紙，壓紙的用途也是「用」。你想想，「體」是說不出來，「體」是看不到的。用我們的五官是看不見的。用五官可以看得到的一定不會是真正的「體」，「體」要用意識去了解。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身識都不可以，一定要意識。意識有兩種意識。一種是有概念的意識，有相分的意識。有相分的意識，都了解不到「體」，因為概念是影子相分，唯有用般若智，般若智是無分別的智。無分別智沒有概念，直接在定中體會。只有般若智，即無分別智，才能夠把捉到「體」。樣樣東西都有「體」有「用」。

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有「用」沒有「體」。這是佛家的看法，亦沒有東西是有「體」而沒有「用」。有「體」必有「用」，有「用」必有「體」，「體」與「用」必定不離。水是「體」，波是「用」，水不離波，波不離水。真如不離萬法，萬法是「用」，叫「萬象」，唔好叫「萬法」，真如是「體」。萬象不離真如，真如體亦不是離開萬象。所以《心經》說：「色即是空」。那個空是真如，空性，「異」即離開。色是五蘊中的色受想行識，色蘊，色蘊不會離開真如。因為色蘊是真如上的「用」，空不異色，真如亦不會離開色蘊。因為真如不過是色蘊的實體。「不異」這兩個字不夠徹底，不異者，不離開…不離開。兩件東西不離，這樣仍然不夠徹底。

再進一步，「色即是空」，色的內部，內蘊就是真如，「空即是色」，真如所顯現的就是色，進一步，色蘊不止，那受蘊是不是？一樣，受蘊、想蘊、行蘊、識蘊亦復如是，也是一樣。好容易解。別人說《心經》很難解，點會難解，你們說難不難

解？你故意把它解得很難就難說，是嗎？你傻瓜，不難的東西解到難，本來不難的，你了解了體和用後。讀《心經》其實不難，很容易解。但現在講《心經》的，我聽別人解的，沒有十分一是解得正確。解兩部經，有十分九人都解得不正確，一是《心經》，一是《金剛經》。中國那些如此重要的經，都解的模模糊糊。《金剛經》的那本五十三家註，沒有一家好的，好的沒有人讀。

《大藏經》裡的《金剛經》，解《金剛經》大致來說有三本是解得好，你可以說有四、五本都得，我可以數四、五本，最好的是世親菩薩解的，彌勒菩薩說的，無著菩薩紀錄、世親菩薩註釋的叫做《金剛經論》，義淨法師譯的，唐朝的義淨法師譯的，有譯本，北魏的菩提流支又有譯本，有兩個譯本，義淨法師譯得最正確，是一本，這本是彌勒解，無著述。這是第一本，第二本是窺基法師的《金剛經述贊》，或《贊述》，又叫做述贊或贊述。不過上文所講的兩本都較難讀，正確但難讀。第三本是唐朝一位禪師宗密禪師，宗密法師所解的《金剛經疏》，是依據世親菩薩的《金剛經論釋》略略修改下，只有這三本，其餘沒有一本是好的。

如果你想入門、淺白的，就我那本，有沒有見過？我有一本。依據世親的解釋，叫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纂釋》。十年前出版。沒見過？他日我送給你。現在沒有了。現在正在翻印，今年年底我生日。十年前我六十一歲生日，他們班人說要送禮給我，我說不要。他們同學會有很多人的，有很多錢，他們封封埋埋起上來有一萬幾千元俾我，我說不要，你們用來印書吧。他們印了我那本講義，全送出去了。今年七十一歲，他們又要再這樣。葉文意、甘雪雄，通通全部聽我講經，他們在同學會開枝散葉。那同學會很多人，他們說再來重印。今年貴了，以前印印了一萬一千元，今年印

就印了二萬幾元。現在校對中，校對中，印一千本，不知道是伍佰還是一千本，全數用來送別人的。因為別人送給我，我又送番俾人。

如果想淺白點，我那本是淺的，完全依據，百分之九十是依據世親。你用來講課也可以，很淺，十分淺白的。那科判很詳盡，我用作講義用的，去年我還在香港大學校外課程講。今年因為我要去美國，時間到我不能講。我將時間交給葉文意，讓她講，在這裡講，葉文意講《維摩經》，去年我講《金剛經》，因《金剛經》我有稿，我講過很多次，講過十多次所以我有稿。…有「體」有「用」，一切相智亦應該有「體」有「用」。上文我們亦有說過「體」是看不見，說不出的。但「用」就可以說出來，可以用文字表達。那麼，由於「體」我們沒辦法講，我們唯有詳細把「用」來講，待人了解「用」時，自然明白它的「體」，這方法稱作「即用顯體」。現在他用「即用顯體」的方法。

一切相智，從它初初萌芽直至圓滿。由初發心…由未發心的時候開始，由善心萌芽開始，一直至三大阿僧祇劫之後成佛，而得到圓滿的一切相智為止。在這個如此長、如此長的過程裡，那一切相智是由點點滴滴而擴大到了不得，而中間經過的歷程、中間所起的作用。這種歷程、這種作用，就是一切相智的「用」。一切相智的「體」我們不能說，但我們可以從一切相智的「用」來說，這種方法，即是「烘雲托月」的方法。月是在旁邊的，明不明白？我們說回這處，「即用顯體」把由未發心之前，未發心之前的種子，那些無漏種子，那些一切相智的無漏種子，一直至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中間的如此長的歷程所起的作用，把這些作用分成十種，並舉出這十種作用，來顯示一切相智的「體」。

哪十種呢？「發心與教授」，這裡有兩種，「四種決擇分」、「正行之所依」，「謂法界自性」即成佛的無漏種子，「諸所緣」和「所為」、「甲鎧，趣入事」，「資糧及出生」這十種「是佛徧相智」，這十種就叫徧相智。那天已說，現在這裡就不花時間解釋了，道相智如何呢？（次明道相智）它下文有詳細解釋，不用擔憂。關於道相智亦有用十一種「用」，去顯出道相智的「體」，第一種「令其隱闇等」，懂吧？那些大乘菩薩的智慧，那些大乘菩薩修行時，自身的光明，令天上的光明變得隱闇，天神光明，身的光明比修大乘菩薩的光明，都隱闇了，天然的光明也縮細了。「等」者等也，即令別人如魔等等，就是第一種。

「弟子」是第二種，弟子即聲聞弟子，聲聞……它能夠了…那些弟子…即是說菩薩的道相智能了解聲聞人如何修行，它都了解到，弟子者即聲聞弟子修行的方法，了解聲聞弟子修行的方法。「麟喻」即獨覺，獨覺有兩種，以前曾解說過，其中一種是麟喻獨覺，弟子所修的「道」和麟喻所修的「道」，他都懂，「此及他功德」，「此」是現世，「他」是來世的功德…「此及他功德」這句要一齊讀下去，「此及他功德大勝利見道」，此世他世都有大功德的那種見道的功德，「此及他功德大勝利見道」了解嗎？「作用」是甚麼？現在是第五種，「作用」是修道的作用，見道之後就是修道，修道的作用，「及勝解」，對於般若…對於般若有一個很清晰的了解，「勝解」，他相信般若是自利利他，與及自他俱利，有這種功德的，對這種功德有勝解，叫做勝解。

「讚事並稱揚」又一種，即是第七種，「讚事並稱揚」，對於那些有德的，對於

大菩提讚美，對於有德的人去承事，對於世間、出世間的善法去稱揚讚嘆！第八種是「迴向」，「迴向」所修一切的功德通通迴向，希望得無上菩提，「迴向」這是修道的迴向，這迴向不是指我們普通的迴向，這是指迴向的修道，見道之後所修的功德，通通迴向大菩提，這個是迴向的修道，「迴向與隨喜」，修道後。對於自他的善行功德都隨順歡喜，這裡亦指見道後的修道，「迴向」後到「隨喜」，「迴向與隨喜」的「無上作意」。然後到「引發（最清淨）」…「引發」，「引發」的修道，不是普通的修道，見道後能引發…引發那個成佛功德的修道。「清淨」，「清淨」最極清淨的功德的修道，即是甚麼？即是能夠證涅槃的修道，能證無住涅槃的修道，這裡共十一種，這十一種，都是道相智的作用，即用而顯體，這裡解釋道相智。

跟住，然後這科文，這科判很長，（三明一切智），這裡說「一切智」，是小乘人所有的智，先休息一下。他用…用八種東西…用八種「用」去說明一切智的「體」，八種「用」呢…第一「智不住諸有」，他因為有智，有無漏智，所以他不會住在三有，他不肯沉迷三有，有即三有。第二點「悲不滯涅槃」，本來小乘的人會滯涅槃，但菩薩所有的一切智，菩薩因為多了個大悲。雖然他能證涅槃，他不學小乘人證果。這樣，同是一切智，純粹小乘的人的一切智會滯涅槃，大乘的人的所有一切智不會滯涅槃，他們能入涅槃但不住涅槃。第三種「非方便則遠」，那些遙遠的、太偏於出世的智，沒有救度眾生的方便，遠就遠了些，「遠離殊勝方便」的一切智，「方便即非遙」，即有殊勝方便的一切智，與小乘人的純粹一切智不同。

這兩種，「非方便」的，那種純粹的小乘智，要被大乘人所對治，所治，大乘人的一切智，則不滯涅槃，就能對付、能夠對治那些小乘人的一切智，（所治、能治

品) 這種所治是指能治的一切智。還有「加行、平等性」，菩薩加行的那種的一切智。平等性…同時呢…大乘人的一切智，對小乘人的見道，小乘的聲聞獨覺見道，(聲聞等見道)，他都能夠做到，三種見道，這裡有七種。一種「智不住諸有」，一種「悲不滯涅槃」，一種「非方便則遠」，一種「方便即非遙」，一種「所治」，一種「能治」，一種菩薩的「平等加行」，一種「聲聞的見道」與「獨覺的見道」，共八種，除了聲聞獨覺，還有他自己菩薩，共九種，那麼說明了一切智，(一切智如是)，以上就是戊一。戊二廣釋四加行體，說了沒有？

我們由這處開始看，為樂廣者分別廣說裡有分三，丙一、丙二、丙三，丙一是「造論所為」，對吧？我們亦讀過了。丙二是「全論的總義」，即總論，然後，丙三是「全論文義」。現在我們讀的是「全論總義」，全論總義裡又分三，丁一、丁二、丁三，丁一是「略標論體」。這論體即指這全本論的綱要，然後，丁二是「隨標別釋」，「略標論體」裡又分二，戊一、戊二，戊一是標出(標能所釋)，標舉出能釋的論和所釋般若的義理，「標」完能所釋後，就「出」能釋體，「出」即「舉出」，那能釋般若論的論體。然後，我們全部讀過，接下來丁二，「隨標別釋」，隨著上文所標的而各別解釋，「隨標別釋」裡又分三。

因上文標出了八樣東西，所以在這裡把那八樣東西分成三組來說。戊一、戊二、戊三，能釋般若的東西共八樣東西。他現在「隨標別釋」裡先「釋三智」。這裡三樣，解釋三智的體相，我們已讀了。現在…三智即一切相智、道相智和一切智。我們都已讀了，三智之後，就到「釋四加行」，三加四是七，再加法身，共八樣。戊二「廣釋四加行」，只有智仍不可以，一定要加功修行，加功修行才可以，「加功修

行」便是「加行」，加行有四種，於是分成四段。己一、己二、己三、己四，修行時候，修行時我們運用自己的智慧，這個修行當然會在定中，在止觀裡修行，那修行時，有四種不同的加行，四種中第一種就是總相。

後面三種就各別不同的，第一種（己一）…總述的，總相加行叫做圓滿地證得一切相（加行），證得一切相即一切相智，一切相智即佛的最高智，追求佛最高的一切相智，為了圓滿證得一切相智而加功修行，就是一切修行的總相。然後第二種（己二）是「至頂加行」，何謂「至頂加行」呢？當我們修行時，修下修下修下到差不多時，就會來一個突破，那種突破的情況，感覺就好像頂上去一樣，所以叫「至頂」，明不明白？即好像，二人在較力。大家在出力，到最後你想壓低對方時，你就要猛然用力，那時就是「頂」、突破。初初加行時很有規矩，逐步逐步，有次第的，但到最後突然全力以赴，這種就叫做「頂」，「頂加行」。在每一個階段，你們平常地修行時，當修行到最後，都會突然突破，你們覺得嗎？

讓我舉一個最俗的例子，剛剛我說二人較力，對不對。大家發力，不動，儘量地用力，但到最後你要如何？要盡你所行，一下突然壓到對方，大家試過沒有？又好像兩個人拔河，大家拉著拉著平衡的，到最後一聲響時出盡力一拉，就會壓到對方，那個時候就是「頂」，頂者即突破，一定要說得這麼俗才會明白。說得太雅，太規矩，你們會不明白，這樣說你們便會明白。再俗些的，例如你大便，便秘，坐在廁所上硬是放不出大便，谷著的時候，你一直努力去谷它，是嗎？谷到最後，盡你的呼吸情緒一下迫它，它就會出來，對嗎？這就最俗了，俗到無可再俗。那時就叫「頂加行」，沒那一下不可以的，一直做，做到相當重要關頭時，你要來一個突破，那種突破就稱

為「頂加行」，圓滿證一切相智的加行，就要一直總修，亦要包括頂加行在內，一個總相。

除此之外，還有「已三」「漸次加行」，在最後關頭要突破，平時要慢慢來的，平時慢慢來的加行，就稱為「漸次加行」，明嗎？第四種（已四）叫「剎那現證菩提加行」，一突破後，每一剎那、一剎那、一生一滅，一剎那、一剎那、那一剎那裡現量智起，般若智是每剎那地起，就是「剎那現證菩提加行」。連續每一剎那、每一剎那去證，漸修到相當階段，會有一次頓悟，有一次頓悟後又來一次漸修，漸修到差不多又來一個頓悟。並非如的禪宗說，甚麼都要頓，常常說頓就不怎麼作了，對嗎？是到重要關頭才頓，當你一頓後當證菩提時，就會每一剎那、每一剎那、那現量智出，可以連續一剎那一剎那，你光看就好像連續不斷，但其實是每一剎那、每一剎那，前一剎那引起後一剎那，後一剎那又接續前一剎那，證菩提就是這樣。

以上就是加功修行的狀況，四加行，四加行的結果，你所證的就發生、成佛。那麼大家讀了《現觀莊嚴論》，一方面讀了《現觀莊嚴論》，當讀到半部時，你們就要開始找本《大般若經》，你們當唸經般一直讀，讀到有些位置，會發現原來《現觀莊嚴論》有跟你說過的，同時你一路繼續讀，當你讀回《現觀莊嚴論》時，你又會發現原來經裡已有提及的，不過只是彌勒菩薩把它撮要而已，你就會這樣的感覺。太虛法師當時也說有這樣的感覺，太虛法師那時，先讀《大般若經》，讀《大般若經》後，後來再讀《現觀莊嚴論》，再把《大般若經》來作對比，發覺原來所說的東西，全在《大般若經》都有說過，只不過它決擇，抽了重要的概要出來。現在先講，若你想證得圓滿，好圓滿好圓滿地證得一切相智，你的加行必須具備這幾種東西。

現先說給你聽，你修行者，你想修行成佛，必須要具備這種基礎的，這種加行，就稱為「圓滿證一切相智加行」，明白嗎？我跟大家分享：昨晚我跟馮公夏食飯，和程伯經醫生一起食飯，大家食飯時，我問他，聞說 krishnamurti，又問忍慧法師，你如何？他說他的一套我懂了，我不用去聽了。我現在時常弄中陰救度，我死時如何救度我自己，我現在最重要學。第二，在我死時，那些鬼會來搞我，我現在要施食、日日要施食。忍慧法師，你們認識忍慧法師嗎？日日施食，我說你怎樣啊！中陰救度這一個，修到我死時，我自己會有把握，我現在不說太多理論，理論夠了，我現在最掉忌是死時沒有把握，所以現在我想練習，死的時候有把握。

這亦有道理的…有道理的…一個人死的時候，我們平時的思想…你體驗一下，我們平時的思想是很高深、很嚴密的，但當我們病到很辛苦的時候，想甚麼都想不到，覺得嗎？想不到。當你很餓，肚餓到氣力都不能提起時，你不能想東西的，腦筋好像白紙一樣的。那時你的心是無記心來的，對嗎？好像白紙一樣的無記心。入定就是善心，最怕你入不到定，太餓入不到定，我也試過，病得太辛苦也入不到定，除非你是時時入定，修定很有經驗，否則，你不會時時修到，到你病到好辛苦時入不到定，太餓亦入不到定，入不到定的時候，你心裡的思想又不起得，善的念頭沒有，惡的念頭亦沒有，那麼漸漸，漸漸就好像一張白紙一樣，什麼都沒有，對吧？

死的時候，就好像你想很多東西，但你疲倦、睡吧睡吧一樣，突然一睡著時，你想的一套思想就會全去掉、沉沒掉，那你死時就生平一切腦筋。所想的東西都全沒了、沉沒了去，再等第二世，或中陰時再起，沉沒了地死去，如此死法，你不是善心

死，是無記心死，無記心死，不一定入天道，不一定入人天，亦不一定入惡道，無記心死，要看你生平行事，善多惡少就入人天，惡多善少就落惡道，若你是無記心死，你如何啊、要學什麼都是假，臨死時變回一張白紙，你便是無記心死，除非你時時修定。那些學者就沒辦法，那些老太婆常常（唸）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反而還有得辦法，對嗎？那無記心死，就沒什麼把握，若你死時太辛苦、起了憎恨心，更糟糕，帶著煩惱心、憎恨心死，必下惡道。

因為你過去有些惡道的種子，牽起了惡道種子。做老虎也不是穩妥，要入三道，做獅子也會被槍打殺，對嗎？做大笨象也被人拉去擔擔抬抬，如果做蛇，因太惡毒，入蛇胎時，會被人宰殺，做蛇羹被別人吃。其實好容易動怒，太辛苦時，就好容易動怒，那就不好，最好最穩妥就是臨死時有人在身邊，陪你唸佛，「你跟我一起唸佛」，與我一起唸佛最穩妥，助唸最穩妥，唸佛的心是善心，臨死時善心死就不會下惡道，最低都是做人，因為人是善。如果他是好人，還會生佛的境界。那我笑忍慧法師，若你萬一太辛苦，那你現在天天修中陰身法，天天修中陰救度法，到死時忘記了，那怎麼辦。我認識有好幾個人，真是臨死時忘記了，趙事觀一世在修《不動明王法》，臨死前卻連《不動明王咒》也不會唸。

還有最近有個姓張的，時時來拜佛的，叫張道蓮，她死時，你認識她嗎？她死時，有人問她，她是病死，她死時沒有知覺，有人問她你不懂唸佛嗎？她說：「不懂啊」這樣，要問別人的……她不懂唸佛啊！又見到古靈精怪的東西，沒有人在那，卻說見到很多人坐在那，昏亂，若有人提攜她，好吧，你跟我一起唸佛，那她就穩妥。如果臨死時有人肯這樣提攜，她唸佛唸唸唸，一百幾十聲她便會死去。我見過很多是

這樣，歐陽竟無就是這樣，唸佛唸了很十七八年，死時硬是斷不了氣，死不去很辛苦，王恩洋看見這樣就說，「老師，你那麼辛苦，不如你唸佛吧！」「噢！是嗎，好吧，」

「我跟你一起唸好嗎？」王恩洋拿起木魚，單是唸阿彌陀佛，因為他不懂唸其他東西，只是拿起木魚，就是這樣一直唸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…唸了十多聲，歐陽先生很靜…很靜，王恩陽再望望，原來已死去了。歐陽竟無也尚且如此，學問好好也沒用。要不是有王恩洋提一提點他，都會記不起，「行相、諸加行，德、失及性相，順解脫、決擇，有學不退眾，有寂靜平等，無上清淨刹，滿證一切相，此具善方便。」總共十一種東西。在加行的時候，現在修行…修行，你想修行成佛，那你修行的本質我們見不到的。真正修行，它所表現出來的會是這十一樣東西，即用顯體，我先介紹每種，然後再讀。

第一種「行相」，這「行」字普通應該讀去聲的，「行（音「幸」）相」，如何行相呢？正行之相狀，正行之相狀是如何的？例如：他一切行為都不違戒律的，都不會犯那七支性戒等等的行為，即合於戒律的行為，就叫「正行」。「行相」即正行之相，即如法的。他一切行為上都是如法的，謂「正行之相」。第二，第二種，即第一種就指若他真正所成佛修行的，就要他所表現的行為情況，都要是如法的正行。第二「諸加行」，各種需要做的行為，種種應修的，他肯去修，諸加行，各種應該修的，他也肯去修。例如：六波羅密裡面，六道所包含的節目，應該修的他都肯去修，就叫「諸加行」，「諸」即「種種」，「德」即「功德」，即修行的功德。如果他是真修行，他一定有功德，除非他作偽，真正修行會有功德的，這就是「德」、「功德」。

「失」即「過失」。修行時，除非他是佛，否則他一定會有過失的。如果他一點過失都沒有，你不要信。

一定會有過失的，人必定有錯的，對嗎？他不是佛嘛。所以，不單只有功德，也會有過失，「行相」是第一種，「諸加行」是第二種，「功德」是第三種，「過失」是第四種。第三「順解脫」……不是，應該是「性相」，「性相」是如何呢？「加行的自性」。加行當然有一個自性。他加行時他的自性會是什麼？努力加行，身口意三業的活動，就是他的自性，「相」即「行相」。此「行相」，不同第一個「行相」的解釋，這個「行相」是行解，他修行時，他有一種行解的相狀，「行解之相」，即是什麼？活動，活動的情況，「行」即「活動」，「相」即「情況」，就是「活動的情況」。當他修行時，是一種動作，與身口意三，即使他入定，入定都會有一個狀況，入定、他亦會坐著，都會有活動狀況，自性者本質，修行的本質，修行的本質是什麼？修行的本質是「三業」。

-完-